

種 一 第 庫 文 間 際 國

錄 語 勒 特 希

譯 華 東 傳



目次

引 言	(一)
第一章 下次的戰爭	(一七)
第二章 反基督教	(三二)
第三章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	(四一)
第四章 大地的主人們	(五九)
第五章 外國人便是奴隸	(七二)
第六章 關於美洲	(八四)
第七章 不錯，我們確是野蠻人！	(九三)
第八章 沒有目標的世界革命	(一〇九)

目次

二

第九章 黑的白的魔術……………	(一三二)
第十章 無窮期的世界革命……………	(一三九)
第十一章 希特勒本人……………	(一五一)

引言

這本書記的都是希特勒自己的話，卻又是希特勒一選都要設法查禁的。

當羅志寧先生 (Herr Rausching) 做但澤上議院議長的時候，曾經跟希特勒有過幾年的接觸，他做了一本書，叫做『希特勒語錄』 (Hitler Speaks)，記的都是希特勒對他說的話，現在這本書就是他那部名著的一個縮本。說是縮本，就跟節本不同，因為這本書裏要把希特勒的議論的主要部分竭力保存着。羅氏原書有一部分是關於但澤政治和德國內政的記述，這裏爲求簡明起見，把它略去了。

原書一出版之後，立刻就造成了普及世界的聲譽。這一部份是由於它本身的價值，又因它是關於希特勒思想的最最親切的記述，所以大家對它發生極大的興趣，但是這書的成功所以能立刻增大，卻是因德國當局給予它流行上的種種阻礙而起的。原來這書一經出了

世，德國當局就用盡了百計千方，要想通過中立各國的政府把它收回去，要想防止它的原本或譯本的輸入。

同時德國國內也用無線電播音對這書痛下攻擊，說羅志甯先生出版這書是沒有得到許可的。當然，羅志甯先生不見得會去請求別人的許可，至於他對德國政治和希特勒本人具有深澈的了解，那是不但從這縮本的內容上可以明白看出來，就是從德國當局所以要設法禁絕這書的事實上，也可以明白看出來。

現在呢，這書所以必須要引起人的注意，又多了一層理由了；因為這書裏的話語已經實現了。

利用內應的戰術（註） 請聽希特勒預言要用賣國賊作內應的新戰術罷。「當我在和平當中作起戰來的時候，軍隊會得突然的出來。……他們會得在青天白日裏通過各街

譯者註：本節原文的標題為「奎士林們」，奎士林（Quisling）是挪威的陸軍少校。納粹軍進佔挪威京城時，由奎士林做內應，後來組織傀儡政府，奎士林任內閣總理。

道。沒有人會阻止他們。那時一切事情都已想好了，連極瑣碎的細節都準備好了，他們就要開進參謀總部的大本營。他們要去佔據各部和議院。幾分鐘之內，全國就要不剩一個領袖的人物。這是一個沒有參謀總部的軍隊！所有的政治領袖都要滾開了！那時的混亂一定要使人難以置信。但是那些組織新政府所需的人物，我一定久已和他們發生關係了，而且這個新政府一定能適合我的脾胃。

「我們一定可以找到這樣的人物，我們一定在各國都找得到他們。我們用不着拿錢去收買，他們自然會得送上來。野心、幻想、黨見的動搖、自大的心理，會得驅使他們來。而且等不到戰爭開始，他們就要跟我們講和了。我現在可以給你們保證，諸位先生，凡是看起來像不可能的事情，往往是要成功的。越是不像會有的事情，倒是最有把握的。我們一定可以得到很充分的志願兵，都像我們挺進隊（註）裏的弟兄一般，信實可靠，肯作任何犧牲的。我們要在平時將他們送過邊境去，逐漸逐漸地。人家都要當他們是和平的旅客，誰也不會看出什麼來。我這種話，現在諸位先生是不相信的。但是我要一步一步的做成

它。也許我們可以直接降落在他們的飛機場。我們不但能夠從空中運過人去，並且能夠運過兵器去。我們的戰略就是從敵人的內部去毀滅敵人，就是由敵人自己去征服自己……」

實際上，照羅氏的原文看來，希特勒舉作例子的國家，並不是挪威而是法國！但是希特勒說過同樣的事情別處也可發生的，因為他主張革命暴動的技術是近代戰爭的最好方略，他曾說：「從前的壕溝戰須用砲兵替步兵的正面攻擊作準備，將來這種砲兵的準備工作要用革命的宣傳來代替了，這種宣傳的目的就是要在軍隊還沒有開始動作的時候，先使敵人心理上起了崩潰。」

而且，關於斯干第那維亞的估價也已在希特勒和羅志甯的談話裏預言到了。羅氏書中記着道：「希特勒曾經說過，將來的戰爭是不會有中立國的，又說北歐諸國之為德國囊中物，正無異於荷蘭和比利時。在下次的戰爭裏，他所必須要走的第一着就是佔領瑞典。他

譯者註：挺進隊原文為 Sturmabteilung 略作 S. A. 為褐衫軍的一支，初曾助希特勒取得政權。

決不能把斯干第那維亞諸國留給英國或俄國的勢力去支配。」

當時羅志寧對於這個斯干第那維亞侵略的計劃頗覺吃驚。所以他說：「我必須承認當我初次聽見這話的時候，我是不肯把它當認真的。卻不知希特勒自己正要我們把它當認真。但是有一件事可以確定：希特勒的興味並不在於斯干第那維亞人的純粹雅里安血統，也不在於那種關於海盜英雄主義的北歐神話。他的興味是在那些產鐵的礦山。」關於斯干第那維亞的特殊例子，希特勒也曾預言他那利用內應的方法。「當時我表示驚異，——羅氏書中寫道：『他就又補充說，爲要保證這種企圖的政治上的成功，在瑞典取得一個擁護者和同情者的密網就屬絕對的必要。』同此方法分明也可適用於挪威。」

德國怎樣查禁這本書 這書的德文本是在沮利克(Nurem)出版的。德國駐瑞士的公使立刻向瑞士政府提出抗議，當即引起一場罕見的混亂。警巡方面將這事交給軍事檢查機關，軍事檢查機關又重新交還政府。最後才由聯邦議會下令，向出版家方面將第二版的存書悉數沒收。因了這一場糾紛，就激起了大家對於這書的莫大興趣，以致德國方面的任

何行動都無法可以遏止，而法文本也就在這時候輸入了。同時瑞士人民對於德國當局的橫加干涉，表示了應有的憤慨。『巴斯勒新聞』(Basler Nachrichten)以爲政府的這種『行動自然要給人以對外來壓力投降唯恐不及的印象——但是也許多半由於各機關間的糾紛所致』。『國民新聞』(National Zeitung)說：『雖則這書實際上並沒有依照德國公使的照會完全禁絕，但結果還是一樣，將來國會開會的時候，也許要把這個問題提出來。』同時『羅散報』(Gazette de Lausanne)對這本書大加稱讚。『祖國報』(Vaterland)也認爲這書是『對於知識的一個認真的貢獻』。『祖國報』發表了一篇論文，題曰『混沌的產兒』，指出國社主義所包含的世界革命主張，跟布爾雪維克主義所包含的並無兩樣。又說『羅氏這書應該十分認真的讀。……它是對於了解希特勒的一個重要的貢獻。』

德文版被沒收之後，聯邦議會又對一切文字的版本一律禁售，並且禁止各報發表關於它的內容的任何討論，這一些舉動，自然都是由德國加與小中立國的威脅的壓力而起的。但是瑞士報紙對於政府的這種舉動，仍舊廣泛的加以批評，(如『國民新聞』及『日內瓦

報」)以爲「瑞士國民對於重要的時事，人人應有發表意見的權利，不應該橫加干涉。」原來瑞士政府起先對於外國出版的法文本，還繼續允許它輸入。這辦法不能滿德人的意。於是聯邦議會因繼續受到德國的壓力，經過一點半鐘的討論，便不但禁止這書的印刷和發行，連任何文字的版本也一律禁止輸入。

其實這不過是一本『未得許可的書』，而且無線電中一逕說它無足重輕的，然而德國人對它越來越覺慌張了。因而在瑞士發生的事情，也發生在其他的國度。

一種非常的遊戲 在瑞典，『希特勒語錄』的譯本是被沒收了。這一個舉動，曾經受到『哥漢新聞』(Göteborgs-Handels Tidning)的批評——這個報紙是可得瑞典的『孟却斯特導報』(Manchester Guardian)的。那批評對這沒收的舉動深致惋惜，以爲「這事給人的印象是過分尊敬德國」。所以瑞典的譯本始終不會見天日——德國人防它防得太急了。

後來『哥漢新聞』上又發表了一篇文章(在一九三〇年二月廿九日)，說那次的查禁

實在具有『啓發性』——

『當那卓絕有趣的名著「希特勒語錄」初次出現在市場時，出版家是挑了星期四爲出版日期。第二天，政府就徇某一外力的請求，立刻將這書查禁。

幾天之後，這書的新版重新出現了。內中有四頁認爲違礙的部分已被抽去，但是這回出版家已經有了經驗，所以挑了星期一出版了。因爲若要沒收這本書，必須先有外力方面的抗議，才有政府方面的行動。政府方面的行動不等星期五不見得會來。到那時候這書已經差不多享到整整一個星期毫無限制的自由了。』

換句話說，德國因爲急乎要想禁絕這本書，已在那些聰明、獨立、而冒險的中立國人當中引起種種有趣的反應來了；他們既要依自己的意思出版，也要依自己的意思閱讀——不管希特勒說是什麼。

所以『哥漢新聞』上又挖苦地繼續說道：『倘使這種信任的合作可以跟德國公使館方面繼續幹下去，那末只要不怕下星期一又要有一個新版出現在市場，也就不妨一回又一回

的儘管沒收下去。至於這樣一種非常的遊戲，倘使沒有一些好人兒一逕都覺得好頑，它就
不能維持到很久，這是我們可以同意的。」

同樣的事情也會在別處發生。「泰晤士報」上載過一段不加勒斯多的通信，說的是一個書商異想天開以致發財的有趣故事。該報一月二十九日所刊的通信說道：「一個不加勒斯多的書商發見了一條致富捷徑了。他發見了市場上倘使有羅志甯先生的「希特勒語錄」出賣，德國使館會得立刻把它批買了去，因此他們設法進了一批貨來，果然被德國使館悉數收去。以後他的貨越進越多，德國使館也越買越多。」我希望這位可敬的書商現在總已帶着一份殷實的財產而退休了罷！

希特勒的代辦們設法禁絕這書的種種手段，很快的就引起全世界人對於這書的興趣來。它已有英文本了，也已有法文本了。凡是受到德國壓力禁止的地方，它就穿過邊界流到別處去。一切地方都在閱讀了，一切地方都分配到了：它被禁了又會得出來，因為人們覺得它太有趣了，誰也不來理你的禁止。德國的當局們全然不懂得幽默，還儘管在這裏自

討沒趣，殊不知他們越是禁得嚴，這書越要行得廣。希特勒不要人家讀這本書，所以人家要讀了。當初在瑞典出的那樁事兒，不久就又在荷蘭重演一遍。原來這書出了一個荷蘭版，不到幾天，就受當局干涉了。不用說，當然又是迫于德方的壓力，於是忙殺了警察，將各書店剩下的幾冊悉數搜了去。據說初版印的是五千，就在那幾天裏面差不多悉數銷盡，而且同是那種迴輪機的遊歷重新又開起頭來。因為荷蘭版在比利時是不禁止的，所以荷蘭版就越過荷蘭邊境去，而在比利時大銷大讀了！

私版本 這書在柏爾格雷德銷售得很成功，約經三星期之久。及到第三星期上，照例又經德國公使的抗議，而由警察總監下令禁止了。因這禁令的結果，這書的輸入就變成了私販偷運的性質，但據當時的謠言，要買法文本或德文本也仍舊並不難得。在萊格刺布，曾經出版過一個哥羅西亞文本，銷得也很成功，在希臘這書是被禁止的。據那邊一個通信員的通信說：「這個禁令的結果，是使得那些預先買到書的人，都大受他們的熟人的歡迎。」

在丹麥，因爲不久之後就要成爲德國人的地方，所以德國人給與這書的磨難特別厲害。那出版家本來打算出一部丹麥文本，丹麥的外交部卻來通知他，說丹麥當局對於這書的觀感並不很好。但是那出版家還不死心，三番兩次跑到外交部去磋商去，最後纔由警察總局給他警告，說他如果出版這本書，他們是要來抄的。照這光景看起來，丹麥的外交部一定預先接到哥本哈根德國使館的通告。這書一經出版，抗議馬上就要來。又據德國的代辦們所說，這書如果出版的話，他們就要以『詆毀外國元首的罪名及毀謗罪』對那出版家起訴，於是那出版家沒有勇氣了。

同時，司法部方面又把哥本哈根書店裏銷售的英、德、法文本一齊抄了去，但是仍舊有許多法文本可以繼續銷行，一直到德國人侵入爲止。原來這些法文本是在談起那個丹麥文本之前，就在那裏銷售了，當時逃過了德國使館的眼目，所以後來德國使館又得把抗議的措辭重新改過，要『將丹麥文本或任何文字的版本一律禁售』！我們對於丹麥那位出版家和一般民衆的不屈精神應該深表敬意，因爲他們對於德國方面的關係顯然是極微妙的。

但是人們對於這書的興趣並不限於歐洲。在美國，這書是流行得很廣的；同時，北美和南美的全部也都在流行，例如在遠僻的厄瓜多爾，曾有這書的三段很長的節錄發表在『商務報』（El Comercio）上；恰巧那個時候，『一個納粹間諜的自白』的影片也在那裏映演，當地讀者將兩者互相參照，自然受到了相當的刺激，而感覺到德國的威脅無所不在了。這種情形又曾引起了一件小小的趣事，但也足以證明德人對抗羅氏這書的決心是多麼的認真。原來這書的節錄發表以後，『商務報』上立刻刊出一個六吋長五吋闊的大字告白，說這書在瑞士是被禁止的。這個告白分明是基多的德國使館出錢所登。當時這種方法是大家都可用的。於是第二天，法國使館也登了一個告白，指出希特勒在這書中所說的話不可置信，自相矛盾，以及他對奧國、捷克、波蘭破壞諾言的事實。當這時候，阿根廷也有一個西班牙文版銷得非常成功。因為在那裏，德國人禁止這書的嘗試失敗了——然而他們也曾嘗試過。

一個侵略者的鐵路指南

至於較近這書故鄉的地面，這書也會引起極大的興趣。

挪威和丹麥被侵入以後，伽爾文（I. Z. Garvin）曾在『觀察報』（Observer）上形容這書「不但證明自己是一個真確的預測，並且像是一部鐵路指南了！」因爲羅氏對於戰爭程序的推測十分精密，確實又是這書的真實性和重要性所由構成的另一因素——如果除了德國人急乎要禁止它的事實之外，還須有別的因素的話。

在法國，這書差不多是人人讀的。一個新近從法國回來的觀察家說：「我想現在在法國，這書是除了『聖經』之外是第一著名的了。」

在大英帝國，這書的售價雖然高到十先令六辨士，卻也到處都在閱讀和討論。

在比利時，有一個法文版銷得非常成功。同時，我們已經知道還有從荷蘭漏入的本書。

這樣，在比利時、荷蘭、瑞士、瑞典、丹麥，德國人都會嘗試禁止這本書，但是這本書仍舊到處都有人在讀。還有要補充說的，就是在挪威，德國人雖會使用種種的陰謀，卻仍出了一本挪威版，而且並不如大家的預測，它到底沒有被沒收。及到德國軍隊進佔了以

後，秘密警察未抄查以前（現在當然已經抄得乾乾淨淨了），想來總還有少數幾冊這種啓發性的書殘留在那裏，讓他們弟兄看見，以致對於他們的元首獲得一個新印象，知道他原來是個撒謊家，歇私的里亞病者，以及世界革命者。

在所有這些國度裏，獨立的公民們和出版家們都會有過種種嘗試以產生和閱讀這本書。在多數其他國度，則因德國人查禁這書的意思非常急切，以致它始終都沒有出現。

在：

匈牙利

南斯拉夫

羅馬尼亞

保加利亞

希臘

西班牙

義大利

出版不可能，一切輸入都禁止。

在葡萄牙，原版是被禁止的，但有一個葡萄牙文的修訂本卻得政府的許可。這個修訂